



一杯浊酒

◎杨启顺

窗外凄凄冷雨，
桌上一杯浊酒。
室内音乐轻唱：
但愿人长久……
转眼古稀搔白首，
韶华不在人已秋。
军地尽职四十载，
投入半生何所有？

看多了纷纷扰扰，
看清了曲曲幽幽，
看淡了物质享受，
看重了真情好友。
历经岁月方开悟，
人生境界执与休。
让那些是是非非，
随风飘去！
把那些真诚帮助，

心底永留！
将那些委屈辛苦，
抛到脑后。
且祝愿社会进步，
别无所求。
现在是属于自己的时光，
凭借这一杯浊酒，
提振精神，
去拜读李杜陆游。

大老周煮酒

◎袁义平

“大老周”是我姑妈家老表，姓周。他个头不高，瘦小精灵，因忌讳小而自诩“大老周”。一双小眼睛滴溜溜转动，神气得离奇，一张小嘴巴口若悬河。生性好酒交友，为人大气，酒肉朋友一大帮。又特有女人缘，处过的女人，有种田的、经商的，外地的、邻村的，正儿八经结过两次婚，生有一双儿女，均已自立门户在商界打拼。

早年我曾为他在无锡谋过一份工作，可他不安分，硬是回家学成了修理家电的一把好手，又练成河中捞鱼摸虾的精灵。人到中年，酒中省悟，自觉一生无所建树。一日突发奇想，对我说要来个“煮酒论英雄”，开一家酒坊，聚四方酒友，当个老板，实现他的人生抱负。

说是酒坊，也就是个家庭作坊。简陋的土灶上支一口大铁锅套上木蒸子，屋里屋外陈放十几个酒坛酒缸。没有精密的测酒仪器，没有诱人的招牌广告，连个随风飘的旗幡也没挂。

大老周改行煮酒，并非一时脑子发热，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。他瞅准了民间有着庞大的喝酒群体，而昂贵的高档酒与平民百姓无缘，那些眼花缭乱的广告下的勾兑酒喝了闹心、头晕，不受欢迎。当下农村家家有余粮，老百姓好一口老祖宗传下的用土灶烧成的原泡子、老白烧。多数人家都要煮上一作两作，现煮现喝，余下用酒坛埋在院里，陈上几年，口感柔和绵甜，不逊茅台、五粮液。

我姑妈家境贫寒，生有四男一女，大老周最小，初中毕业就混社

会谋生计。他本不懂酿酒，甚至对“酿”的本义也不甚理解，但有朋友煮酒，常去买酒、喝酒、聊酒。他那双眼睛太毒，嘴巴又甜，记性特好，三下五除二，弄清了煮酒的套路。从此义无反顾，一头钻进煮酒间，从备料、蒸煮、糖化、拌料、发酵、再蒸煮，到吊酒，集老板、工人、技术员于一身。无论严寒酷暑，整天坊前坊后屁颠屁颠没个歇息，忙得不亦乐乎，累得腰酸背痛。可当原粮酵煮成蒸气，蒸气滴成老酒，老酒换成人民币，那份成功的喜悦又让他精神抖擞，笑得嘴角靠近了耳根。逢人就会高谈阔论他的煮酒经，请人品尝他的纯粮酒，拍着胸脯宣称：老周粮酒，货真价实！

确实也是，他的酒看着清澈，酒花如豆，喝着绵柔，回味醇香，60多度也不烧口。乡下的农民、村里的头脑，就连退休干部、老师还都好上了他的高粱烧、小麦酒。就这样，蒸房里的灶火越来越旺，酒香越来越浓，庭院里的酒坛越来越多，门前的三轮儿也拉了多长，再后来也有小汽车经常光顾。来料加工的需要提前预约，拎桶沽酒的络绎不绝，生意的触角东到南通西至黄桥，结交的朋友也越来越多，这让大老周有些飘飘然骄傲起来。

大老周人缘好，煮酒的燃料不用买，都是庄邻和一帮酒友送的杂树杂木、淘汰的旧家具、拆迁的废木料，既降低了成本也减少了碳排放。大老周自然不会忘记这帮酒中兄弟，一出酒就呼朋唤友品尝头酒，菜肴自是来自他那钓、戳、捕的看家本领。大盆的内河鱼虾，再割

上几斤猪头熟肉搭上猪耳、猪心、鸡爪下酒。一帮人谈天说地，大碗筛酒，狂饮豪吃，直喝得面红耳赤、东倒西歪，快活似神仙。

这些年来大老周潜心苦研，巧用眼、鼻、舌、口、手，反复试验，自创成“看火蒸煮手碾料，口测糖化闻发酵，荡碗蘸花测酒度，舌尖舔酒咂三遭”的蒸煮法。问他煮酒方法，侃侃而谈，请教煮好酒的技巧，还真藏着掖着，只说“看火候”。至于他藏了多少酒花如豆的大青花、小青花（60度以上）更无人知晓，不过他会留有上好的高粱烧、荞麦酒供给铁杆的酒友和心仪的女人。这就有了好多慕酒而来的好兄弟，常来酒肉穿肠过，春风秋月等闲度；也有了因酒恋情的靖江女，一壶老酒托终生，安营扎寨当夫人。

如今又到秋天，大老周和他的小酒坊都顺心顺意。我看到灶房里的木蒸子换成了不锈钢，荡碗蘸花配上了仪器检测，小酒坛换上了大酒缸；家里多了个风姿绰约叫我表哥的女人。只见他精神焕发，似乎年轻了十岁，呵呵笑眯着一双小眼，脚下好似装了风火轮，整天忙忙碌碌。来人总会奉上一杯酒：“喝吧！周家老酒，舒筋活血，健身养体。”

诚然，大老周是很开心，开开心心煮酒坊有成，甜蜜着新人恩爱。若是三杯酒下肚，脸颊红晕泛起，嘴里吹起圆圆的烟圈，二郎腿轻轻晃动时，就见他挥动双手，阔谈酒坊“宏伟蓝图”。然后得意地哼上那不着谱的调儿“周郎煮酒论英雄，娶了夫人又添兵”。

儿时年

◎丁维香



一进入腊月，年的脚步就近了。原本还在“猫冬”的人们，一下子就抖擞起精神，七手八脚开始忙年了。辛苦一整年，走到年前，再节俭的人家，该准备的年货也丝毫不含糊。每家每户都把年看得很重，村庄被年味儿笼罩。

晴好的日子里，家家门前的晾衣绳上，万国旗似的飘着各式各样床单被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棉布特有的气息。就算是旧的、打了补丁的，那也得洗得清清爽爽地过年。

找一根长竹竿，绑上扫帚，沿着屋顶掸尘，犄角旮旯里的蜘蛛网、吊吊灰都被扫除掉；桌凳、用具还有用得着用不着的坛坛罐罐都搬出来，里里外外抹得一尘不染，哪怕是最简陋的泥墙土屋的房子都亮堂许多。

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，蹦蹦跳跳到镇上供销社，扯布做新衣。红扑扑的脸上满是兴奋和期待。一家人的新鞋有的还没收尾，隆冬晚上，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飞针走线，和座钟上的秒针比赛看谁跑得快。

蒸馒头、蒸年糕……炊烟从家家屋后的烟囱袅袅升起，一户户缕缕交织，村子上空飘荡着一片温热糯甜的祥云。庄户人家的大门或是光鲜或是剥落，但只要刷洗干净，贴上红彤彤的春联、喜笺和门神画，顿时就明亮得晃眼。

年关总有做不完的事，这一切到了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，像交响乐演奏到了休止符，才暂时停下来。过年这几天照例是不会停电的，橙黄色的灯光和桌上菜肴氤氲的热气，温暖的气息包裹着每一个人。

没有电视，没有春晚，但小孩子们菜足饭后兴奋得不肯去睡。直到瞌睡得实在熬不住，才枕着崭新的压岁钱进入梦乡。

大年初一的第一声鞭炮，叫“开门炮”，驱走角落躲藏的“恶”，打开新年的大门。在远远近近、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醒来，第一眼就看见枕边的新衣新鞋。每个孩子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新的一年有新的希望！

过年最开心的就是孩子们，跑东家串西家，踩着满地的鞭炮屑。

从正月初二开始，村道上络绎不绝的全是走亲访友拜年的人。喜气洋洋、欢歌笑语，像是流淌着一条欢乐的河。过年办喜事的多，娶媳妇的、嫁女儿的，迎亲、送嫁的队伍从村道经过。看新娘子的人跟着跑，浩浩荡荡的队伍绵延上公里。

过年最后的压轴，自然是正月十五元宵节。母亲做的汤圆，一个个又大又圆。圆滚滚的汤圆在锅里的沸水中沉浮，引人垂涎欲滴。吃完汤圆，碗一推，点起兔子灯里的蜡烛，拉着它出门。兔子灯是父亲亲手做的，大肚子下面安了四个木头轮子，可以拖着走。村子口遇见了同样拉着灯的小伙伴，再结队去找新的友伴，乡村元宵夜就是被这点点灯火点燃的。

过了正月十五，天开始暖了，阳光更亮了，麦苗返青，大地回春。农人们扛起锄头下地了，孩子们收拾书包准备开学了。

年的脚步远了。

飞天

◎周翔

紫琅诗会

芬芳一叶